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一部 ③

西出阳关 —— 一代真龙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Y I N G X I O N G Z

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西出阳关 一代真龙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志 / 孙晓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00-767-9

I. 英… II. 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0086 号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著 者: 孙 晓

出版发行: 京华出版社 (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)
(010)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E-mail: ji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32

出版日期: 2003年5月第一版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00-767-9/1·110

定 价: 54.00元 (全三册)
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作者简介

孙晓

现年三十四岁，出生于台北市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公共政策硕士，现于企业界任职，2000年与友人合资创办“讲武堂”，并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《英雄志》，现仍持续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表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正要往前走，忽见地下有一块巨大的匾额，连忙俯身去看，他抹去上头厚厚的积雪，从左朝右地看去，却见到了三个朱红大字：“怒苍山”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然登上怒苍山顶。

西出阳关

(一)

西出梁山第一人



西出阳关

(四)

天朝国威

YINGXIONG-ZHI

却见此人生得一张紫膛国字脸，额下黑须长几三尺，挂在胸前，两眼飞斜，炯炯有神。那人手上提的兵刃更是奇特，却是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刀刃奇长，几与刀把相等，背后却另缚了两柄钢刀，各有五尺来长，一人身上携着三柄长刀，却不知他要如何运使。



一代真龙
(二)
玄关叩险

YINGXIONGZHU

谁知一望之下，连他也是惊诧无声。眼前那红墙哪里是什么墙了，真是一扇偌大的门，横达三十丈，高约百余丈，正中两个门环离地极高，约莫有五十人高矮，只是颇为古旧斑驳，当有千年以上历史。门上另绘着两幅神像，二神人面蛇身，左首男神，右首女神，蛇尾交缠，各有百丈高，面目颇为阴森，好似正俯视着众人，观看人间隐秘，望之令人生畏。

一代真龙

(四)

万莫回头

YINGXIONGZHI

那肥遗飞身扑来，其势快极，转眼已将江充逼到墙角。江充惊叫道：“谁来救我！”那怪物森森嘶嘶，只盯着他猛看。江充瑟瑟发抖，饶他位居高位，口才便给，此刻也无计可施，只吓得屁滚尿流。



YINGXIONGZH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西出阳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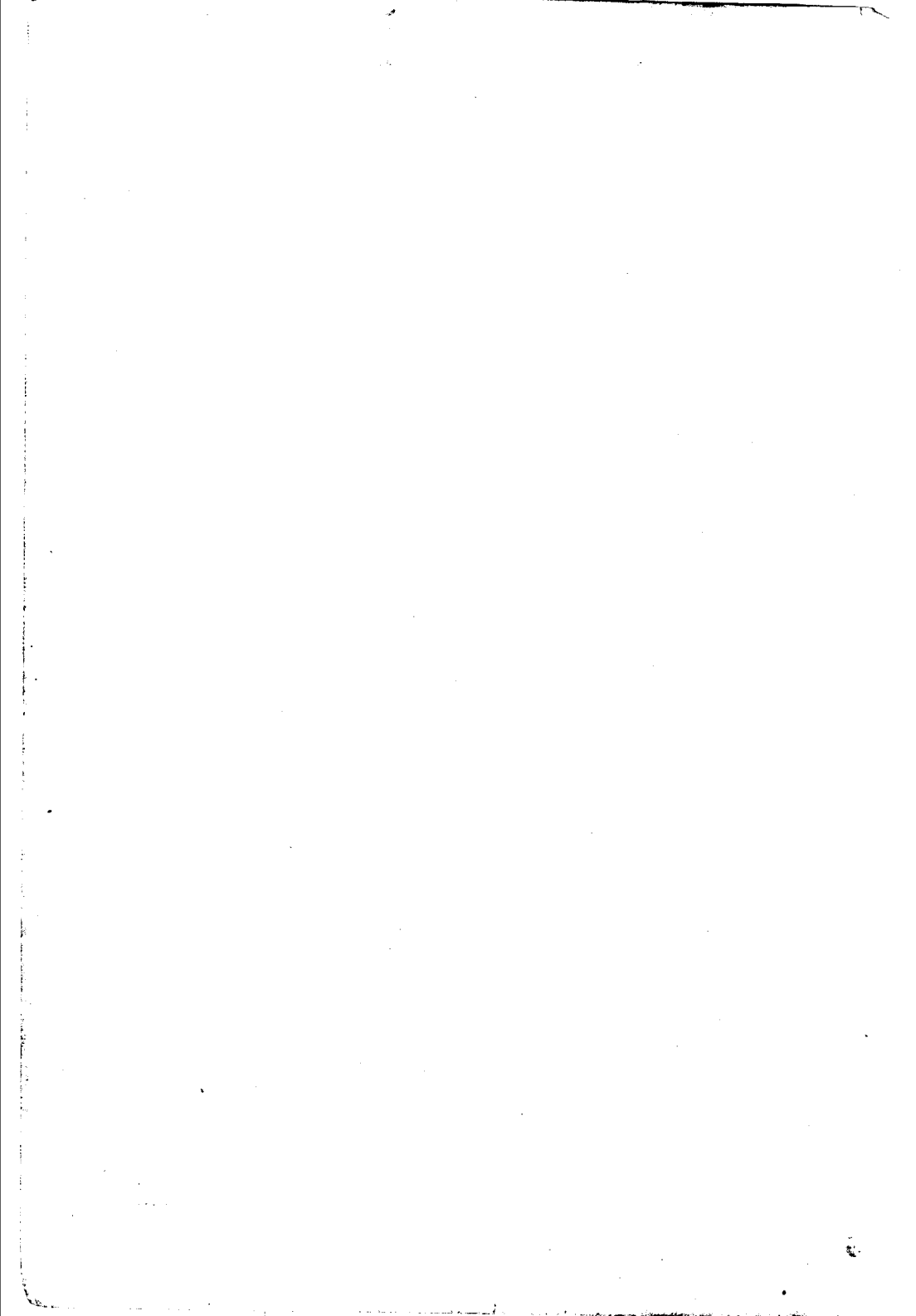
—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



一、银川公主

初冬的朝阳缓缓升起，一点一点照亮了轻烟薄雾的北京，城楼的影子覆在青石大道上，有如帝王无所不在的天威。昨夜残雪渐渐消融，但掩不住的寒意却从光秃秃的树枝上透了出来。宁静寒冷，和煦中自有一股肃杀。

冬日的京城，原来是这幅景象。

一名年轻将校坐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，用着多愁善感的眼神望向远方的京城，他腰上配带钢刀，肩上披覆青甲，紧锁的长眉下似有说不完的心事，挥之不去的书卷气，略略消弭了一身戎装的腾腾杀气。

“卢参谋！卢参谋！”

一声声的叫唤敲破了初冬的宁静，雪地上一名小兵快步奔跑着，向那名年轻将校奔去，显然身有急事。那小兵气急败坏，大声地叫着：“卢参谋！”

那年轻将校陡地转过头来，脸上还带着一丝疑惑，好似还不熟悉旁人如此称呼，那小兵浑没注意这些细节，只大声传令道：“启禀卢参谋，秦将军有急事相寻，请你快快回到本营。”

那年轻将校点头道：“我立时便到。”两腿一夹马腹，如离弦之箭，纵马飞驰而去。

马蹄急踏，不过一眨眼工夫，好大一片营帐已在眼前，只见正中一座帅营，两旁高挂黄色大招，上书“御赐善穆侯征北大都督柳昂天”十三个血红大字，正面悬着一面迎风招展的旌旗，上头却是一个大大的“秦”字。

帅营的布幔猛地掀开，一名高壮的大汉斜弯着腰，当先走出





帐来，那人抬头看着初升的朝阳，眯起了双眼，朗声道：“好暖的日头！”此时日光映上这人的脸庞，却见他高鼻阔口，浓眉斜飞，脸上兀自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。那大汉见了奔驰而来的飞骑，嘴边忽地挂上了淡淡的微笑，挤出了腮边几条深深的皱纹，足见是个饱历风霜的豪杰。

那大汉大声笑道：“不坏！不坏！我命人传你回来，不过从一数到五，兄弟你便赶来啦，嘿嘿，卢老弟还真给我面子。”那年轻将校翻身下马，道：“所谓军法如山，军纪为治军之本，我身为参谋，又岂会坏了秦将军的规矩？”

那大汉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江湖上都说你桀傲不逊，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？”

那年轻将校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秦将军治下，便是天王老子都要乖顺，卢云不过是个硬气的小伙子，岂敢造次呢？”

两人相顾大笑，满是惺惺相惜之意。

那大汉正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，眼前那年轻将校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费尽心寻来的参谋卢云，两人此次奉命保驾和亲，现下正等待着公主的仪仗车队出城。

秦仲海道：“此时已过卯时，看来公主便要驾到，咱们得准备准备。”说着命人吹起号角，只听呜呜的声音响过，众军士陡地齐声大喊：“拔营！”声音豪壮，仿佛要震醒睡梦中的北京城。五千兵卒开始拆卸营帐，只见他们动作划一，习练有素，足见治军之严。

不到片刻，五千骑兵已然穿戴整齐，安安静静地排列在雪地上，等待秦仲海的号令。日光下只觉刀光耀眼，盔甲明亮，人人精神抖擞，说不出的整齐划一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军气势如虹，卢参谋以为如何？”

卢云赞道：“往日只听说秦将军治军森严，想不到一精如斯，真无愧将军威武之名。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老拍我马屁，这样下去怎生了得，你该说些话来骂骂我才是。不然老子狂了起来，以后谁还敢说我一言半句？”





他正待要说，却见传令兵驾马狂奔而来，叫道：“公主玉辇已到城外一里！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军前队变后队，这就开拔，迎接公主圣驾！”

众军士暴吼一声：“是！”五千军马奔腾向前，蹄声隆隆，如击大鼓，如震天雷。

行不数里，只见远处两面大招高高的举着，上书“回避”、“肃敬”，前头百来名宫人手持丝鼓乐器，正自吹奏乐曲，乐声中公主的座车缓缓向前行来，玉辇漆金镶玉，宝异非凡，十六匹长腿白马分作四列，在前头放蹄慢跑，拉着座车前行。一名大臣跟随车旁，此人脚跨青葱玉马，身穿锦缎红袍，正是御史何大人。

秦仲海翻身下马，跪倒在地，道：“末将辽东游击秦仲海，特来迎接公主圣驾。”何大人点了点头，喜道：“有仲海在此，咱们此去定然平安，快快起来吧！”秦仲海应道：“末将竭尽全力，绝不敢有违圣旨，请何大人放心。”

何大人笑道：“仲海不要多礼了，快快平身吧！”

秦仲海正要站起，忽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“你这小子好生无礼！只看见何大人，却没见到我吗？”

秦仲海一怔，抬头一看，却见一人脸上扑着厚厚的白粉，嘴唇擦得红亮，怪模怪样的盯着自己，随即认出他便是东厂的副总管薛奴儿，只见他身边散着十来个太监，想来都是东厂的人。

这薛奴儿武功高强，再加生性怪异，不知整垮过多少朝廷命官。秦仲海眉头一皱，想不到这人也跟着公主前来，倒是麻烦一件。

薛奴儿冷冷地道：“你现下见到我，却怎地不拜见？”

要是其他武将见了薛奴儿，必然卑躬屈膝，就怕得罪了此人，谁知这秦仲海一向胆大包天，此时见了这名“花妖”，却只皱了皱眉，不见其他。薛奴儿见他良久不动，当即怒道：“姓秦的，你愣在那儿做啥？还不知道过来请安么？”

秦仲海心下暗道：“这不男不女的老妖不知在神气什么，且先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压压他的气焰再说。不然这人愈加蛮横，日后





要怎么办？”他笑了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薛副总管驾到，方才一时没瞧见，还请原恕则个。”说着便站起身来，一幅懒洋洋的模样。

薛奴儿见他也不叩拜，更不向自己请安，当下大怒道：“你这该死的！怎么这般不知体统？我没叫你站起来，你怎敢直挺挺的站在我眼前？”秦仲海有意激他，当下更只打了个哈欠，微微弯腰道：“哦！这我倒忘了，薛副总管你早啊！昨晚睡得可好？”说着哈欠连连，便自走开。

薛奴儿怒极欲狂，伸手揣住了他成名的兵器“天外金轮”，便想动手杀人，那日他曾靠这个兵器杀了好些个昆仑派好手，连“剑浪”刘凌川的一只手也给卸了下来，足见威力何等之大。

薛奴儿正想动手，却听公主玉辇中传来一个柔和至极的声音：“众卿休得争执，此去西行，正要戮力一致，不可无端生事争吵。”那声音听来年纪也不甚长，却有高贵不可轻侮的气象，正是银川公主开口说话。众人听了此言，一齐翻身下马，跪下道：“属下共力以赴，不敢有违公主教诲！”

薛奴儿跪在地下，满口答应，却狠狠地瞪了秦仲海一眼，秦仲海却咧嘴一笑，乔装痴呆，浑不把薛奴儿的狠模样放在眼里。

其余五千将士见主帅跪倒，也急忙下跪。蓦地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却是众将腰上兵刃碰地之声。众人心道：“这位银川公主的声音很是秀气端庄，想来是十分出色的美女。”

此时朝政混乱，朝中三派中以江充势力最为雄大，军政大计多由他这派人马把持。不过江充势力虽大，却管不到宫内的大小事务，这宫中权柄一向逃不出东厂之手，多由京城十二监之首、东厂总管刘敬掌控。江刘两派人马互不相让，争权夺利，遇上纷争，总是相互陷害打击；若有好处，更是争个你死我活，没一日善了。

此次和亲事关重大，刘敬奉旨打理公主行程，自是加倍小心，倘若皇上的爱女有什么闪失，恐怕他这颗脑袋也安稳不了。刘敬深怕江充设计陷害，便派出武功高强的副总管薛奴儿亲自压阵，一边借何大人的口，请出柳昂天的大军护送，以免中了山贼盗匪的埋伏。如此万事具备，料来也没啥好再担忧了。





谁知两方人马真个不同道，再加上薛奴儿的脾气实在太坏，以致双方首脑人物一见面，便是一阵口角纷争，彼此看不顺眼。

众人听了公主的责备，一时都不敢发作，只有默默地护驾前行。

大军出发，行出数里，卢云骑在马上，正与秦仲海商量军情，忽地见到薛奴儿在远处吆喝，不知在为什么事情大发脾气。卢云乍见此，蓦地大吃一惊，低声问道：“秦将军，那不是薛奴儿么？这人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皇上派他与何大人一同主持和亲。咱们可要和他好好相处一阵子了。”

卢云听到自己要与这太监一同办事，不由皱起眉头。那日他在王府胡同也见过薛奴儿，此人武功阴毒，行事残暴，谁知皇上却要他与何大人共来主持和亲，真是万万料想不到了。

秦仲海却仍笑嘻嘻地，浑不在意。

五千兵马缓缓地护送公主坐驾西去，所过之境都有各地兵马接驾，公主夜晚则住宿在各地衙门预备的豪宅中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只是薛奴儿派头甚大，一见接驾官兵，先来上狠狠一顿臭骂，这才舒服痛快，眼看这名副总管傲慢之至，各地将领莫不暗恨在心，却也莫可奈何。

路上闲来无事，何大人便请随行的太常寺乐舞生，教习众人帖木儿汗国的语言。此时京城翻译之事多由太常寺为之，设蒙古、女真、西天、回回等八馆，里头的通译统称乐舞生，这次和亲需与汗国接洽，自需征召几名翻译随行。秦仲海读起书来甚是随性，只强迫乐舞生教他几句骂人的粗话，便懒洋洋地提不起劲儿，但那卢云却万分认真，学的极是勤快。

秦仲海见他如此努力诵习，便笑道：“卢兄弟，你练得这么一口好番话，莫非是想移居蛮族，永不回中土啦！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日后我们见了可汗之面，若无一人能说他们的番话，岂不让人看轻了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说得好！咱们是天朝上国，怎能让这些番人小看了？”





他见卢云温文儒雅，心中更想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军中都是流氓无赖，没几个识字。说来真要个读书人主持局面。看老子找卢兄弟过来相助，可多有眼光。”想到此处，更是得意洋洋。

过了半月，已出直隶省境，大军沿着长城一带行走，路上渐渐荒凉，秦仲海吩咐众人小心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有时赶路不及，夜晚找不到歇宿之处，只有委屈公主玉体，在野外搭营露宿。若遇外宿，深夜中兵马守卫更是森严无比，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。秦仲海与卢云两人轮流看守公主香帐，经常一夜不得好睡。

这日傍晚，好容易来到一处县城，众人松了口气，都想：“看来今晚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！”

当下卢云领着一小队人马，率先进城。他甫进城内，凝目望去，猛见道路两侧黑压压的全是人头，不知所欲为何。他心中一惊，深怕有失，连忙勒马停住，急命传令回报秦仲海，霎时之间，城里城外五千兵马一齐停下。

秦仲海忽见大军停步，又见传令兵气急败坏地奔来，不待细听回报，便飞马入城，前去救援。待见卢云好端端的坐在马上，他心下稍定，急忙问道：“可有什么事？怎么忽然停下不动？”

卢云尚未回答，秦仲海已见到城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海，也是一惊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这些人是怎么地？怎会挤上街来？莫非要对公主殿下不利？”

秦仲海也是不解，当下提声喝道：“此地知县何在！”跟着拔刀出鞘，纵马向前，道上人众见他来势猛恶，急忙让出一条路来。

秦仲海正自吼叫，忽见一个瘦小的男子，急急忙忙地从人群中赶出，躬身拱手道：“下官刘彰仁，在此迎接公主圣驾。”秦仲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许多百姓是怎么回事？怎地拦住了道路？”刘彰仁见他面色不善，慌忙道：“将军切莫担忧，这些人全是百姓，只因爱戴公主，便想过来拜见公主圣颜，绝无恶意，绝无恶意。”

卢云很是奇怪，照理大军过境，百姓无不退避三舍，却怎地





如此真诚拥戴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忙往秦仲海望了一眼。秦仲海会意，当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少来这一套。我看八成是你怂恿百姓上街，也好来拍公主的马屁吧！”

刘彰仁吓了一跳，急急往地下一趴，大惊道：“将军明鉴，这些百姓听了公主要来，全是自动自发的上街拜见，想来叩谢她的恩德，绝非下官唆使安排，还请将军明察！”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是么？咱公主长在深宫，有啥恩德给你们？”

刘彰仁道：“去年本县犯大水，百姓穷得连饭都没得吃，急忙上报朝廷，但户部衙门却说没钱赈灾，逼得此间百姓流离失所，易子而食。银川公主听说此事，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拨款出来，送了十万石白米给此间百姓，这才救活了这里千万户人家。百姓感恩戴德，都把她当作活菩萨来看。”

秦卢二人哦地一声，倒不知银川公主有这等善心。照此看来，真对此地的百姓有些人情，便也都放下心来。

秦仲海向卢云一笑，道：“看不出来，咱们这位宝贝公主挺有见识，嘿嘿，说不定比她老子还强些。”卢云轻咳一声，低声道：“将军说话小心，莫让旁人说你语气不恭。可要惹祸上身了。”秦仲海却只笑了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两人说话间，后头一骑飞驰而至，蹄声中只听一人尖叫道：“是谁拦住了道路？真是罪该万死！”正是东厂副总管薛奴儿到了。

刘彰仁走上前去，跪下道：“下官刘彰仁，见过公公。”薛奴儿喝道：“你叫这许多该死的贱民上街拦路，却是何用意？难道想要行刺不成！”刘彰仁吓得全身发抖，惊道：“下官不敢！”

薛奴儿冷笑一声，正待要说，却听丝竹之声绕绕，公主玉辇已然进城，薛奴儿眉头一皱，深怕百姓惊扰了公主，连忙向秦仲海喝道：“你们愣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快把死老百姓赶走！等会儿吓了公主，谁吃罪得起！”众兵士听了他的喝骂，却无人动上一步，看来这批兵马军纪严明，未得秦仲海号令，无人能指挥得动。

薛奴儿见无人理会他，登时大怒，尖叫道：“秦仲海，公主马上要来了，你这小子还不快快下令？你到底干什么吃的！”秦仲海哼了一声，正要回嘴，忽听公主柔和的声音从车中传了出来：“众

